

上海博物館 編

吳湖帆的手與眼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上海博物館 編

吳湖帆的手與眼

劉石書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湖帆的手与眼 / 上海博物馆编. —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12

(博物新知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6636-6

I. ①吴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汉字—法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②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2080 号

书 名	吴湖帆的手与眼 Wuhufan de Shou yu Yan
著作责任者	上海博物馆 编
主 编	杨志刚
策 划	郭青生 陈曾路
统 筹	高秀芹
责任编辑	梁 勇
特约编辑	顾 婧
封面题签	刘一闻
书籍设计	曹文涛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6636-6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@培文图书
电子信箱	pkupw@qq.com
电 话	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
印 刷 者	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
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.25 印张 341 千字
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8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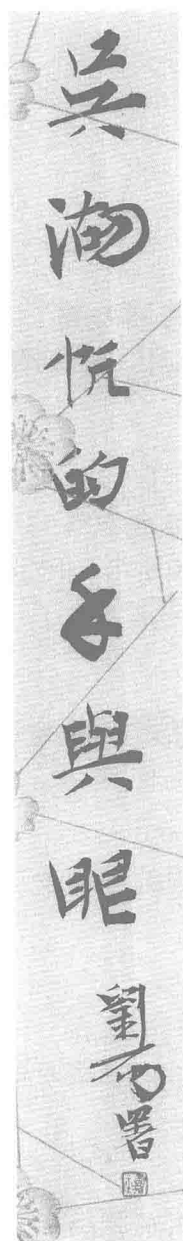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目录

- 004 甲午战争后的吴大澂
——兼论吴氏收藏的递传问题
白谦慎
- 034 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
——吴湖帆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书画鉴藏活动
凌利中
- 098 从吴湖帆的题跋谈其鉴定问题
王连起
- 116 吴湖帆鉴藏中的苏州文脉
黄朋
- 132 宝篋梵音，千年重光
——吴湖帆与雷峰塔所藏《宝篋印经》的因缘
承载
- 154 吴湖帆和他的收藏圈朋友
李维琨
- 162 吴湖帆——德国学者及收藏家维多利亚·孔达的良师益友
史明理（Clarissa von Spee）

- 176 北宋郭熙《幽谷图》与吴湖帆临《幽谷图》
孙丹妍
- 186 吴湖帆艺术生涯代表标准的民国趣味
汤哲明
- 194 一段由吴大澂访碑而绵延至今的金石学因缘
陶喻之
- 214 词人吴湖帆
梁颖
- 240 作为教育家的吴湖帆
徐建融
- 246 阅读吴湖帆：画内与画外
顾音海
- 250 附录

上海博物館 編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目录

- 004 甲午战争后的吴大澂
——兼论吴氏收藏的递传问题
白谦慎
- 034 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
——吴湖帆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书画鉴藏活动
凌利中
- 098 从吴湖帆的题跋谈其鉴定问题
王连起
- 116 吴湖帆鉴藏中的苏州文脉
黄朋
- 132 宝篋梵音，千年重光
——吴湖帆与雷峰塔所藏《宝篋印经》的因缘
承载
- 154 吴湖帆和他的收藏圈朋友
李维琨
- 162 吴湖帆——德国学者及收藏家维多利亚·孔达的良师益友
史明理（Clarissa von Spee）

- 176 北宋郭熙《幽谷图》与吴湖帆临《幽谷图》
孙丹妍
- 186 吴湖帆艺术生涯代表标准的民国趣味
汤哲明
- 194 一段由吴大澂访碑而绵延至今的金石学因缘
陶喻之
- 214 词人吴湖帆
梁颖
- 240 作为教育家的吴湖帆
徐建融
- 246 阅读吴湖帆：画内与画外
顾音海
- 250 附录

甲午战争后的吴大澂

——兼论吴氏收藏的递传问题

白谦慎

本文主要讨论晚清名宦吴大澂（1835—1902）在甲午战败后的心境及晚年生活状况。^{〔1〕}由于本文是为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湖帆书画鉴藏展的文集所撰，所以，另辟外篇，对吴大澂的收藏规模略作讨论，以期帮助读者了解吴湖帆可能继承了多少他的祖父吴大澂的旧藏。

吴大澂在光绪乙未年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主动请缨，率湘军赴东北抗敌。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（1895）二月，清军在辽宁牛庄、田庄台先后战败。二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：“吴大澂身为统帅，徒托空言，疏于调度，业经交部议处。著即撤去帮办军务，来京听候部议。”^{〔2〕}二月二十六日，已被撤去帮办军务的吴大澂在给他的表弟、时任吏部侍郎的汪鸣銮（卹亭，1839—1907）的信中这样写道：

卹亭主人如手，此次在双阳岭忽忽交卸，奏报启程进京。明知吉凶祸福皆天所命，而寸心负疚，上无以对朝廷，下无以对知己，身败名裂，愧愤难言。手泐敬请台安。馀容面罄，不尽，兄大澂顿首。二月廿六日。到津料理公事，稍留一二日，大约初五日到京，仍先住庙。^{〔3〕}

清军惨败，吴大澂自知难逃其咎，一生期望为国建功立业的他，很可能由于此次战败而“身败名裂”。数日之后，亦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，“内阁奉上谕：吴大澂著即回湖南巡抚本任，毋庸来京。钦此。”^{〔4〕} 朝廷的命令是用电报发的，三月初二日吴大澂在给汪鸣銓的信中也报告了同样的内容。^{〔5〕}

在返回湖南之前，吴大澂向朝廷请假数天回籍扫墓。三月廿八日，在苏州扫墓完毕、准备从上海由水路返回湖南时，他给老师俞樾（1821—1907）写了封信：

荫甫夫子大人函丈，澂以书生妄谭兵事，贻误戎机，获咎甚重。迺蒙圣恩宽宥，仅予薄惩，仍令回镇三湘，感激悚惶，罔知所措。月之二十一日抵沪，请假五日，回籍扫墓，因在乡间感受风热，忽患喉痛，瘖不能言，未获诣聆师训。又以行期促迫，知蒙枉驾，致失迎迓，罪甚罪甚。^{〔6〕}

兵败一事，吴大澂是否真的心悦诚服地认为是自己“贻误戎机”，尚可讨论，^{〔7〕}但是，他对朝廷“仅予薄惩”，确实是“感激悚惶”。不过，他并未因此而一改过去积极建言、勇于任事的作风。

甲午战败后，清廷派李鸿章（1823—1901）赴马关议和。由于军事御敌已告失败，割地赔款不可避免，吴大澂等主战派仍希望能够利用列强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，斡旋其中，以尽量谋取一个损失相对小些的结局。三月初七日，吴大澂发电报给湖广总督、老友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，谈了对局势的一些看法：

北省停战，廿一日台湾不停，倭必全力攻台，澂致常熟书有借俄舰守台之议。俄太子被刺，与倭有隙，必允助华。合肥与美使议若不谐，请俄公断，可省赔费、少割地。俄必无要索之事。恐盈庭无敢任其咎，鄙见不足重矣。^{〔8〕}

三月十四日，吴大澂再次写信给翁同龢（叔平），言及他和一个俄国商人的密谈：

叔平宫保年伯大人阁下，十一日折弁带回手书，极承垂念，感铭五内。昨有俄商四达尔祚福来晤，密言俄舰三十九号均泊长崎，俟中俄议定后，如倭主欲干预朝鲜国政，彼必不允。我华若割奉境与倭，俄必出而争之。其意谓中俄毗连之界不令他国杂处其间。现守局外之例，暂不与较，然则倭人之无理要索，必动公愤，岂能安然无事。四达尔祚福与之相识十余年，其人公正诚笃，素不妄谭时事，所言似非无因。恨不为申包胥，一雪此耻耳！^{〔9〕}

其实“联络泰西，以夷制夷”是当时很多大臣的共同想法，^{〔10〕}而非吴大澂所独创。三月二十三日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，并赔款二亿两白银。四月初十日，吴大澂又发一电给张之洞：

时事至此，忧愤欲死。借俄舰守台策既不行，庙谟似以割地为上。叹叹！^{〔11〕}

割地激起了台湾军民的极大愤慨。台湾巡抚唐景崧（1841—1903）多次致电清廷，反对割地。清朝的一些大臣也在联络德法英等国，期望西方列强能给日本压力。吴大澂密切地关注着动态的发展，他在四月廿六日致卓峰的信中问道：“台湾有无变局。便中示之一一。”^{〔12〕}

当割地赔款已成定局，五月二十五日，吴大澂为战争赔款一事给张之洞发了一通电报，提出了一个非常新奇的建议——以家藏古董抵部分赔款：

倭索偿款太巨，国用不足，臣子当毁家纾难。大澂廉俸所入，悉以购买古器，别无积蓄。拟以古铜器百种、古玉器百种、古镜五十面、古瓷器五十种、古砖瓦百种、古泥封百种、书画百种、古泉币千三百种、古铜印千三百种，共三千二百种，抵与日本，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。请公转电合肥相国，与日本使臣议明，作抵分数。此皆日本所希有，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，中国有此抵款，稍纾财力，大澂藉以伸报効之忧，一举而三善备焉。如彼允抵，即由我公代奏，不敢求奖也。鄙藏古器、古泉，日本武扬（谦慎注：前任驻华公使）曾见之，託其转达国王，事或可谐。^{〔13〕}

吴大澂本是李鸿章的门生，又曾担任过李鸿章的幕僚和重要助手，但在对日主战还是主和上，两人的立场完全对立。所以，吴大澂并没有直接给李鸿章发电报，而是希望张之洞能转达自己的意思。此电在闰五月初一日抵达张之洞处，次日，张之洞回电，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吴大澂的想法：

电悉毁家纾难，深佩忠悃。惟以古器文玩抵兵费，事太奇创。倭奴好兵好利，岂好古哉？且尊藏虽富虽精，估值不能过十万金，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，是作价一千万两矣，亦似可怪。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，倭人所笑。鄙意不敢以为然，弟实不便与闻，如尊意坚欲行之，请公自行电商合肥。至代奏一节，弟更不敢如此僭妄。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，总以定静为宜。拙见如此，采纳与否，统请尊裁。^{〔14〕}

闰五月初四日，吴大澂在给翁同龢的信中批评了李鸿章：“合肥所允三万万元，何不計

中原财力之盈虚，而但以一画押为了事。闻倭人得之喜出望外。以此为熟悉洋务，真是别有肺肠矣。”〔15〕

吴大澂似乎并没有及时收到张之洞闰五月初二日的电报，所以在闰五月初六日又发出一电：

前电及函，想均鉴及。如合肥不愿议减，或倭使不肯婉商，可否乞公代电总督，托俄公使电告俄王，玉成其事，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。如有成议，澂当另备古物百种，由总署转送俄王。与其竭我脂膏，不如略减赔款。所以请公代奏者，澂本部民报效之款，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，惟公知其心迹，无他耳。纾君父之急，与从井救人不同。〔16〕

吴大澂担心李鸿章不同意自己的看法，所以想请俄国人从中斡旋。收到吴大澂的电报后，张之洞于闰五月初七日马上回了电报：

前接有电，即以东电奉复，谏阻想已达。顷复奉两函并江电具悉。此事在公固系忠悃，然弟实不敢以为然。公前系统兵攻战之人，今忽干预赔款并以私物作抵，一不可也。尊藏古器虽精，价值不过数万金，竟欲抵银一千万两，徒为倭所笑，二不可也。来函云榷本武阳曾见过各器，尊处拟函托武阳婉商倭主，未免可骇。公未派议约全权大臣，而私与倭官通信议赔款，三不可也。至尊意欲托俄主令倭减赔款，而以古器酬之，似近戏谈，尤为必无之事。鄙意奉劝公万勿作此举，必致招人訾议。〔17〕

由于张之洞的奉劝，吴大澂打消了以古物抵赔款的念头。他电报复张之洞：“昨接东电，茅塞顿开，当遵定静之教。合肥不与通电矣。”〔18〕

盛夏的湖南，正面临着一场可能到来的严重灾害：大旱。闰五月四日，吴大澂给汪鸣銮发了一信，信中谈到湖南的旱情：

近因五月雨少晴多，农民望泽甚殷，不能不率属虔诚祈祷。湘中若再荒歉，民情不免浮动，关系匪轻。忧心如焚，右目红肿昏花，力疾从事，不敢稍耽安逸。若赐罢斥，固可藏拙，但不欲遽萌退志，恐类悻悻求去之小丈夫耳。我公当亦以为然也。〔19〕

吴大澂深知自己在甲午战败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一向勇于任事的他此时并不想急流勇退。〔20〕

闰五月十三日，内阁奉上谕：“湖南巡抚吴大澂著开缺来京，另候简用。钦此。”〔21〕汪

鸣銓在北京得知吴大澂奏请离任（即开缺）获准后，于次日（闰五月十四日）用密电通知吴大澂。^{〔22〕}这时，忙着祈雨的吴大澂正计划卖古董赈灾。闰五月十五日，吴大澂在致其兄吴大根的信中写道：

弟致某臣一书内有书画单。弟思古画文玩皆身外之物，不如做些好事积德，以贻子孙。湘中五月无雨，步祷半月不应，旱象已成，弟劝乡民掘井，每口津贴钱二串。又直隶水灾，捐银五百两，望属某臣汇银四千，以资应用。……书画随后再寄，如不愿留即作暂抵亦可。^{〔23〕}

某臣即湖州富商庞元济（1864—1949），喜收藏书画。四天以后，吴大澂给汪鸣銓也去了一封信，信中谈到了湖南的旱情和张之洞对捐古董的意见：

……时局如此，隐忧正大，似以急流勇退为宜。湘中旱象已成，步祷半月之久，始于十七日得降甘雨，而田禾将槁，微润无济于事。人心皇皇，均拟筹备荒政。蒿目时艰，忧心如捣，两月以后，不知湘鄂是何景象？！兄若早日离此，释兹重负，亦所甚愿。即奉另简之旨，亦必欣慰治装北上。惟自请开缺一节，恐蹈以退为进之讥，或疑其悻悻求去，有负国恩。出处进退之间，不能详加审度，此事又不便商之他人。明日附片销假，亦安命之意，非恋栈也。手复敬请台安。兄期大澂顿首。闰五月十九日。

前陈毁家纾难之议，南皮（谦慎按：即张之洞）不以为是，以为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字。半生积聚，一旦散去，可惜。若仅议抵一二十万，不值作此豪举也。^{〔24〕}

中日战争惨败、割地赔款、夫人去世、^{〔25〕}湖南大旱，国难家愁集于一时，令吴大澂心力憔悴。只是在湖南大旱将至之时自请开缺离任，让他多少感到愧疚。在给汪鸣銓的信发出后，吴大澂便继续步祷求雨，迎李仙女像入李真人祠供奉。此次祈祷应验，次日大雨骤然而至：

今夏亢旱，屡祷不应。闰五月十九日，余躬赴万寿都迎仙女之像供奉於城北李真人祠之后殿，将入城，重云密布，道旁观者额手贺。翼日大雨一昼夜，沟之涸者盈，苗之槁者兴，乡民之痛心疾首者庆更生矣。^{〔26〕}

六月，吴大澂为仙女立碑，敬撰并亲书碑文。差不多同时，吴大澂又撰写并篆书《敕封广济宣威灵感真人李公庙碑》^{〔27〕}（图1），感谢李公显灵，天降甘霖拯救湖南百姓。

在离任已成定局后，吴大澂于六月廿二日给汪鸣銓这位自幼一起长大的表弟写了封长信，告知自己在湖南的政绩，并倾述了甲午战败后的心境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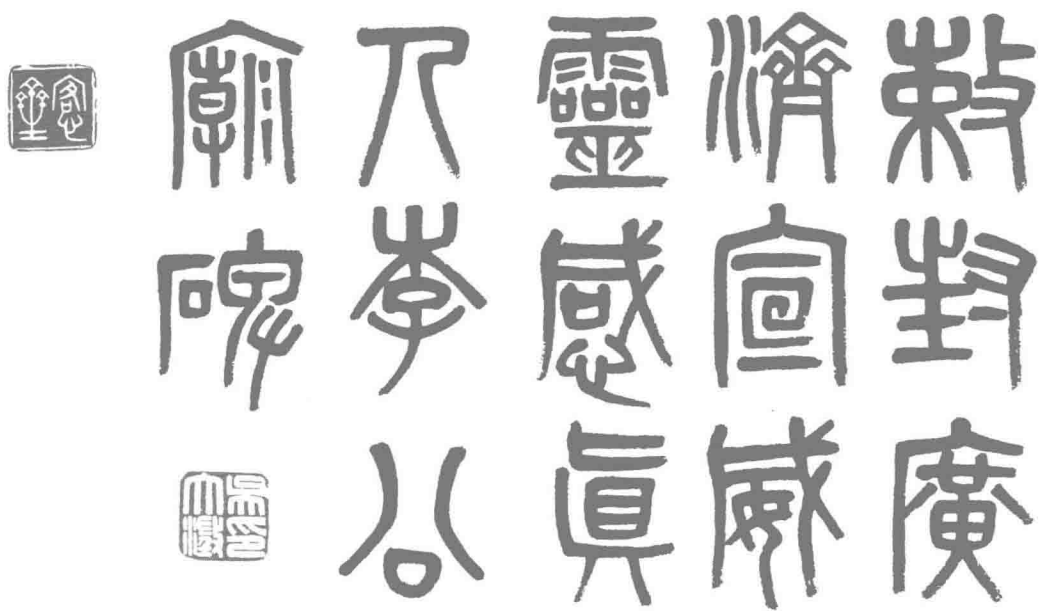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吴大澂《敕封广济宣威灵感真人李公庙碑》 私人收藏

郎亭吾弟大人如手：六月十二日折差带回闰五月廿四日手书，极承垂念，至感至感。先接十四日密电，因无可告之语，故未覆电。自问抚湘三年，事事以爱民爱士为本，此次回任，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。兄之用心，益吾前辈知之最深。生平最慕陈文恭之为政，所谓事事求其有益，念念矢之无愧，时刻以此自省自勉，总因民间疾苦，未能尽知，未能除净，抚躬抱疚，不敢自以为是。不意湘中士民爱我敬我，出于至诚。近闻开缺之旨，士民齐集万余人，纷纷议论，有卧轍攀辕之意。兄飭府县晓谕禁止，而送匾送伞者竟不能禁，大堂至三堂已悬大八匾。（有“惟德动天”“诚格天心”等语，令人踟躇不安，名过其实，谤之所由来也。）闻四乡未送者尚多，它省节署未见未闻。湘人自谓二百年来未有民心感戴如此之深者。兄亦自谓与湘人有缘。波澜之起，未必尽由湘人所煽，盖造物玉成之意，不予以磨折，不足坚其志而增其识。御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。言官未必皆是，亦未必尽非，总与鄙人有益而无损。毁誉参半之时，毁可惧而誉亦可惧，不能不战战兢兢，常存临深履薄之念，此与鄙人有益也。圣明在上，孜孜图治，下诏求贤，舍短用长，正君子道长之时，一身之进退不足虑，一时毁誉不足凭，自问尚非弃才，天颜回霁，雨露随之，此与鄙人无损也。拟俟静山中丞抵湘，即行束装北上，不复请假旋里。读孟子三宿出昼章，兄之自处者当如是。到京以后，绝不与人辩论，似不致别生枝节。我公以为然否？〔28〕

吴大澂写此信时，朝廷已任命德寿（静山）为湖南巡抚，待他抵湘后，吴大澂也将启程赴京师。吴大澂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向汪鸣銮叙述自己抚湘期间的政绩，是因为他已经听闻了一些对他的非议，他知道，湖南或许是他仕宦生涯的最后一站，虽未盖棺，他要为自己的政绩做一最后的论定。由于上谕“另候简用”，吴大澂便有“自问尚非弃才，天颜回霁，雨露随之”的期待，说明他尚未完全死心，依然抱着东山再起的念头。

罢官后的生活

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三日，上谕内阁：“陈宝箴著即赴湖南巡抚新任，毋庸来京请训。吴大澂著俟陈宝箴到任后，即行回籍，毋庸来京候。”^[29]乙未十月十二日，吴大澂在湖南交篆后回里。离开湖南时他感慨赋诗《放归》：

欲闻君王乞镜湖，忽牵乡思到莼鲈。臣无舟楫济时具，天许烟波作钓徒。中泽鸿飞何日定，归林鸟倦此心孤。满江兰芷秋风冷，惆怅潇湘送别图。^[30]

失意的惆怅情绪弥漫在诗中。

吴大澂回到家乡后，得以和许多友人相聚。此时的苏州和邻近地区，住着顾沅（1835—1896）、陆恢（1851—1920）、金澂（1841—1909）、费念慈（1855—1905）、翁绶祺、顾麟士（1865—1930）、徐熙、王同愈（1855—1941）、倪田（1855—1919）、吴昌硕（1844—1927）等书画家，他们都和吴大澂相熟，其中王同愈、陆恢、翁绶祺、吴昌硕曾为吴大澂的幕僚，随吴出关抗日。返苏不久，吴大澂便和友人在十一月到常熟游览十日，并留下了一些诗作和画作。在仲雍祠址，一块怪石给吴大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归作《顽石图》赠吴昌硕。此图题跋云：“先贤祠屋剩荒烟，存此岿然片石坚。我欲载归书画舫，被人错认米家颠。乙未冬月游虞山过仲雍祠址，见此遗石。图此以赠仓石先生，为缶庐添一顽石，可发一笑。窞斋自题。”（图2）吴大澂的画风温文尔雅，《顽石图》则一反常态，用笔恣肆，墨气淋漓，在窞斋画作中实属难得。

这次出游无疑是愉快的。吴大澂在致汪鸣銮的信札中谈到了这次出游和自己的著述计划：

邨亭先生如手，前月曾复一缄由邮政局寄京，亮早达览。兄于十一月二十日放棹琴川，虚廊主人留住园中，天气甚暖，梅花早开。廿三日游剑门三峰，触动诗兴，十日之中得诗十八首。尚未作画，因增补《说文古籍》，须手自摹写，不欲以酬应笔墨扰我不易得之光阴。昨已脱稿，又将从事于《集古录》。晤廉生可告之。敬问起居，余详别纸。白云山樵顿首，嘉平月二日。^[31]

先賢祠屋剩荒煙
存此歸然片石堅
我欲載歸書畫舫
被人錯認米家顛

乙未冬月游廬山過仲雍祠地見此遠石因以贈
倉石先生為岳廬添一頑石可發一笑 容齋自題



图2 吴大澂《顽石图》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

虚廓主人即吴大澂的老友曾之撰（1842—1897）。在此次访常熟的十八首诗中，有一首题为《访虚廓园主人》：

一别琴川已五年，湘帆千里赴归田。宦情似水常清淡，世事如棋屡变迁。金石交游朋辈少，园林信宿主人贤。老梅花发真松健，保此岁寒晚节坚。^{〔32〕}

即使是在名园观览时，吴大澂也难以释怀世事屡变和宦海浮沉。汪鸣銓在收到吴大澂的信后，于是年岁尾所作《乙未岁莫杂诗四十二首》中的第九首谈及此事：

湘江有客拂衣归，又向琴川访钓矶。日诵鄮（谨慎按，即许字）书搜古籍，达官幼学似公稀。（表兄吴恹斋中丞归自湖南，薄游虞山，近闻增补《说文古籍》）^{〔33〕}

在苏州，吴大澂有了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和艺术活动，他开始了旧著的增补修订工作。此外，他受张之洞的委托，在江南寻觅画家为《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》补图并刊印此书。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，张之洞致电吴大澂，希望至少找十个画家承担此项目。吴大澂当天回电建议，由陆恢、倪田、胡祥、沈塘四人任其事。^{〔34〕}获得张之洞首肯后，次日（十一月十日），吴大澂致信陆恢：“阁下与莲舫合画二十图，墨畊与琴涵合画二十图，约以一月竣事，似尚不难。（刻板之本不着色，不烘染，省事多矣。）拟定润笔每图六两（已函催莲舫即速来城）。阁下如需回苏一晤，望即速归。”^{〔35〕}由于这是一个为朝廷的书籍补图的“政府项目”，每图六两的润笔定得不低，对画家而言，应该很有吸引力。

在家乡，吴大澂不时和友人们雅集。王同愈乙未十二月十九日日记载：“恹斋夫子招讌，祝东坡诞。出美浓韧纸，命分画东坡事迹。余分得《玉女洞》《凌虚台》《郑州西门别子由》三图。”^{〔36〕}除了雅集，由于吴大澂的学识和文化地位，友人们有时也将自己的珍藏嘱其题跋。^{〔37〕}

丙申（1896）元月九日至十二日，王同愈与友人陪吴大澂到太湖等地游览探梅。初十日，在光福寺中，吴大澂出示了从费念慈处借来的吴历山水册。十一日，吴等冒雨探梅。十二日，“泛舟归。恹师侵受寒湿，手腕麻木。”^{〔38〕}其实，吴大澂此次生病，绝非仅仅受寒湿、手腕麻木而已，实为轻度中风。^{〔39〕}虽说后来逐渐康复，但病后手会颤抖。吴大澂的篆书过去向以精准著称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这一年的四月廿一日，吴大澂在致友人的信札中写道：

小坡仁兄大人阁下：前日奉到手书并惠家刻数种，谨领，谢谢。第一病三月有餘，近虽渐就痊可，而手腕力弱，字不成字，前撰《权衡度量考》尚未成书，如印数册，谨以一本奉呈教正，尚有一卷未成也。舍利塔铭，弟曾得朱拓本甚精，俟病愈检呈。手复敬请台安。弟大澂顿首。四月廿一日。（今日承顾，失迂为罪）^{〔40〕}